



食貨典第一百五十卷

賦役部藝文三

庚子應詔封事

宋朱熹

臣嘗謂天下國家之務莫大於恤民而恤民之實在省賦省賦之實在治軍若夫治軍省賦以爲恤民之本則又在夫人君正其心術以立紀綱而已矣董子所謂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蓋謂此也夫民之不可不恤不待智者而後能知亦不待明者然後能言也然欲知其憔悴困窮之實與其所以致此之由則臣請以所領之郡推之然後以次而及其所以施置之方焉臣謹按南康爲郡土地瘠薄生物不暢水源乾淺易得枯涸人民稀少穀賤農傷固爲貧國矣而其賦稅偏重比之他處或相倍蓰民間雖復盡力耕種所收之利或不足以納稅賦須至別作營求乃可賠貼輸官是以人無固志生無定業不肯盡力農桑以爲子孫久遠之計幸遇豐年則賤糶禾穀以苟目前之安一有水旱則扶老攜幼流移四方視其田廬無異逆旅之舍蓋出郊而四望則荒曠敗屋在處有之故臣自到任之初卽嘗具奏乞且將星子一縣稅錢特賜蠲

減又嘗具申提點坑治司乞爲數奏將夏稅所折木炭價錢量減分數其木炭錢已蒙聖慈曲賜開允獨減稅事漕司相度方上版曹若得更蒙聖恩特依所請則一方憔悴困窮之民自此庶幾復有更生之望矣然以臣計之郡之接境江饒等州土田瘠薄類此者非一郡一縣而已也稅賦重大如此者非一料一色而已也若不大爲經理深加隱恤雖復時於其間少有縱舍如以杯水救車薪之火恐亦未能大有所濟而剝膚椎髓之禍必日愈深愈酷而不可救元氣日耗根本日傷一旦不幸而有方數千里之水旱則其橫潰四出將有不可如何者未知陛下何以處此此臣所謂民之憔悴窮困而不可恤者然也而臣所謂省賦理軍者請復爲陛下言之夫有田則有租爲日久矣而今日民間特以稅重爲苦者正緣二稅之入朝廷盡取以供軍而州縣無復贏餘也夫二稅之入盡以供軍則其物有常數其時有常限而又有貼納水脚轉輸之費州縣皆不容有所寬緩而減免也州縣既無贏餘以給官吏養軍兵而朝廷發下雜軍歸正等人又無紀極支費日增無所取辦則不免創於二稅之外別作名色巧取於民且如納米收耗則自七斗八斗以至一倍再倍而未止也豫借官物則自一年二年以至三年四年而未止也此外又有月椿移用諸雜名額拋賣乳香科買軍器寄

招軍兵打造鐵甲之屬自版曹總所以至漕司上下相承遞相促迫今日追究人吏明日取勘知通
官吏無所從出不過一切取之於民耳蓋不如是無以補舊欠支目前雖明知其一旦發覺違法抵
罪而不及顧也夫以罪及其身而不暇恤尙何暇於民之恤乎以此觀之則今日民貧賦重其所從
來可知矣若不討理軍實而去其浮冗則民力決不可寬然國家感處東南恢復之勳未集所以養
兵而固圉者常患其力之不足則兵又未可以遽減竊意惟有選將吏覈兵籍可以節軍資開廣屯
田可以實軍儲練習民兵可以益邊備誠能行此三者而又時出禁錢以續經用民力庶幾其可寬
也今將帥之選率皆膏梁駿子廝役凡流徒以趨走應對爲能苞苴結托爲事物望素輕旣不爲軍
士所服而其所以得此差遣所費已是不貲以故到軍之日惟務裒歛刻剝經營賈販百種搜羅以
償債負債既足則又別生希望愈肆誅求蓋上所以奉權貴而求陞擢下所以飾子女而快己私
皆於此乎取之至於招收簡閱訓習撫摩凡軍中之急務往往皆不暇及軍士旣已困於刻剝苦於
役使而其有能者又不見優異無能者或反見親寵怨怒鬱積無所伸訴平時旣皆悍然有不服之
心一旦緩急何由可恃至於軍中子弟亦有素習弓馬諳曉戰陣者例皆不肯就本軍投募而朝廷

反爲之分責州郡枉費錢物拖拽短小生疎無用之人以補軍額凡此數端本末巨細無不乖錯而所謂將帥者私欲飽滿鑽研有效則又可以束裝問塗而望他軍之積以爲己資矣故近歲以來管軍臣僚遷代之速至有一歲而再易者是則不惟軍中利病無由究知冗兵浮食日益猥衆而此人之所盜竊破費與夫送故迎新百色支用已不知其幾何矣至於總餉輸之任者亦皆負倚幽陰交通賄賂其所程督馳催東南數十州之脂膏骨髓名爲供軍而輦載以輸於權倖之門者不可以數計若乃屯田民兵二事又特爲誕謾小人竊取官職之資而未聞其有絲毫尺寸可見之效凡此數弊天下之人孰不知之而任事之臣略不敢一言以告陛下惟務追趣州縣使之急征橫賦戕伐邦本而其所以欺陛下者則曰如是而國可富如是而兵可強陛下亦聞其說之可喜而未究其要往往誤加獎寵界以事權是以比年以來此輩類皆高官厚祿志滿氣得而生民日益困苦無復聊賴草茅有識之士相與私議竊歎以爲莫大之禍必至之憂近在朝夕顧獨陛下未之知耳爲今之計欲討軍實以紓民力則必盡反前之所爲然後乃可冀也蓋授將印委利權一出於朝廷之公議則可以絕苞苴請託之私務求忠勇沈毅實經行陣曾立勞效之人則可以革輕授非才之弊無苞苴

請託之私則刻剝之風可革將得其人則軍士畏愛奮厲蒐閩以時而竄名冗食者不得容於其間
得人而久其任則上下相安緩急可恃而又可以省送迎之費軍之汰卒與凡北來歸正添差任滿
之人皆可歸之屯田使之與民雜耕而漸捐其請給其有材勇事藝之人則計其品秩而多與之田
因以爲什伍之長使教其人習於馳射擊刺行伍之法罷去諸州招軍之令而募諸軍子弟之驍勇
者別授以田使隸尺籍大抵令與行屯田民兵之法相爲表裏擇老成忠實通曉兵農之務者使
領其事付以重權久其事任毋貪小利毋急近功俟其果能漸省列屯坐食之兵稍損州郡供軍之
數然後議其課最增秩而因任之如此十數年間自然漸見功效若其功效未能遽見之間而欲亟
圖所以紓州縣民間目前之急者則願深詔主計將輸之臣且於見今樁積金穀絲絹數內每歲量
撥三二十萬視州郡之貧乏者特與免起上供官物三五分而代其輸向後軍籍既覈屯田既成民
兵既練則上項量撥之數可以漸減而州郡免起之數可以漸增州縣事力既益寬舒然後可以禁
其苛斂責以寬恤歲課而時稽之不惟去其加耗預借非法科派之弊又視其土之肥瘠稅之輕重
而均減之庶幾窮困之民得保生業無復流移漂蕩之意所在曠土亦當漸次有人開墾布種而公

上之賦亦當自然登足次第增羨不俟程督迫促而國真可富兵真可強矣此臣之所謂省賦治軍之說然也

與顏提舉劄子

前人

熹不揆疎遠疵賤之跡自到任來數以職事仰干台聽例蒙矜照感幸已深惟是至今未被明文行下竊與一郡官吏軍民同切翹跂以俟嘉命今此又有所稟仰祈恩施內循進越不勝恐悚熹昨以星子一縣稅錢偏重奏乞蠲減亦已具申聞矣今聞睿旨已下使臺竊惟聖天子明目達聰之意雖不間於芻蕘至於其所決然取信而亡疑則在明使者之一言耳欲望台慈早賜垂念遣吏核實具以上聞使一方疲瘁遺氓速沾仁聖之休澤不勝幸甚至於前請亦乞始終大賜以慰顛顛之望千萬幸甚幸甚

答張敬夫

前人

竊承政成事簡暇日復有講習之樂英才心化多士風靡此爲吾道之幸豈特一郡之福哉奏罷丁錢此舉甚美初謂遂獲蠲除不知僅免一歲雖亦不爲無補特非久遠利耳然熹竊謂有身則有庸

此近古之法蓋食王土爲王民亦無終歲安坐不輸一錢之理但不當取之太過使至於不能供耳
今欲再奏不若請令白丁下戶每歲人納一二百錢四等而上每等遞增一二百使至於極等則略
如今日之數似亦不爲厲民而上可以不失大農經費之入下可以爲貧民久遠之利於朝廷今日
事力亦易聽從而可以必濟不審尊意以爲何如比聞浙中諸郡有全不輸算賦者有取之無藝至
於不堪者凡此不均皆爲未便朝廷自合因此總會所入之大數斟酌裁損而均平之乃爲盡善至
於尊兄前奏有不容援例之語亦非愚心之所安也聚斂之臣誠可憎疾爲國家者明道正義以端
本於上而百官有司景從向附於下則此輩之材寸長尺短亦無所不可用但使之知吾節用裕民
之意而謹其職守則自不至於病民矣今議者不正其本而唯末之齊斥彼之短而自無長策以濟
目前之急此所以用力多見功寡卒無補於國事而虛爲此紛紛也

義役跋

葉適

保正長法不承引帖催二稅今州縣以例相驅訶繫鞭撻遂使差役不行士民同苦至預釀錢以給
費逆次第其先後以應期會名曰義役然則有司失義甚矣余嘗問爲保正者曰費必數百千爲保

古今圖書集成

長者曰必百餘千不幸遇意外事費輒兼倍少不破家蕩產民之惡役甚於寇讎余嘗疑之官人以收養百姓爲職當潔身馭吏除民疾苦且追則有期約日以集使賄必行應追者任之可也民實有產視稅而輸使賦必重應輸者任之可也保正長會最督促而已何用自費數百千及百餘千甚或兼倍以至破家蕩產乎且此錢合而計之歲以千百巨萬既不歸公上官人知自愛又不敢取誰則有此余以其言爲妄然余行江淮閩浙洞庭之南北蓋無不爲此言者矣嗚呼此有司之所宜陳者也余忝爲長吏不得爲令佐自試其術以破余疑而不能意殊慘然因孫君義役書成輒題於後以告其得爲者

均役記

元余闕

古者井天下之田以授民民百畝一易者倍之再易者再倍之其養均也則九壤成九賦園墾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十二其取之又均也小任以力則上地家三人中地家五人下地家二人大任以兵則比爲伍閭爲兩族爲卒黨爲旅州爲師鄉爲軍其役之又均也茲三者王政之大端也大端具而又爲之刑政以防民情爲之學校以道民性爲之公卿大夫士以登民

材其制詳故不亂其本深故不拔是以商周之世皆七八百年而後衰也自經界廢於是田不在民而養不均矣養不均則土會民數皆不可知而賦與役不均矣養與賦與役之不均雖周公爲政不可以言治也淛東古於越之地也其地之熾無甚貧甚富之家山谷之間有一夫而居十畝之田者祖孫相保至累世不失又其土瘠民貧小人勤身而飭力其君子尙樸儉而敦詩書非若吳人之兼并武斷大家收穀歲至數百萬斛而小民皆無蓋藏此固易治之地有賢師帥爲之制而利導之其亦可以庶幾矣乎然余嘗行郡以觀民風其庶人之役於官者往往閭左之民也而富人則有田而不役甚者或不以征歲終保正稱貸而輸之至破產者無算此其田雖近於均而役則不均也至正十年秋藁城董公來長越憲省民所疾苦乃曰井田者吾雖不得而行而役不可不均也於是擇其部吏之精強者委之以事以衢州路經歷王仲謙西安縣主簿張拜住治金華青田縣葉的顏治武義永嘉縣丞林彬祖治永康而蘭谿州達魯花赤怯烈失義烏縣達魯花赤亦憐真浦江縣達魯花赤亦廉河季八哈東陽縣丞蔣受益自治其邑義烏縣則復以衢州路銘事范公琇爲之輔而總管陳伯顏不華總領之先期一月令民及浮圖道士各以田自占其或蔽匿及占不以實者沒其田令

既浹乃保以一正屬民履畝而書之具其田形疆畝主名甲乙比次以上官官接故牘而加詳覈之
曰魚鱗冊以會田別爲右契予民使藏之曰烏冊以主業其征之所會曰鼠尾冊以詔役凡役弓兵
隸卒鋪兵爲至勞坊里正主首次之館夫步夫又次之凡民田多者役其勞少者役其逸又其少而
不足役者則出錢以助奇田不助者則以待夫不虞之役其一人而有數保之田者各役之卽賣其
田則買者承其役凡一州六縣之田二萬六千四百二十四頃四千九畝役者一萬二千六百六十
八名故役而今復者四千三百名所未役而今役者三千四百六十名役而不復者週而始役之冊
成一留縣一藏府一上憲司於是野無倅民公無逸征強弱有倫賦役有經上下和洽歲以有年蓋
公之遇人有禮故吏盡其力其使民有義故貧者戴其德而樂其役富者服其公而忘其勞以故爲
是大制政不肅而成民不擾而治也傳曰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公之是舉兼禮與義則
誠賢者矣繼今之人母替公政或權其所未及則越之民樂樂利利其福豈可旣哉故於終事也其
下咸願刻石以示不朽以闢嘗陪其末議而知其梗槩遂來屬筆焉至正十一年歲次辛卯十二月

記

免應天太平鎮江寧國廣德五府秋糧詔

明太祖

嘗聞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此有國家者所以厚民生而重民命也朕乘羣雄鼎沸之時率衆渡江屯兵建業十有八年其間高城壘深壕塹軍需造作凡百供給皆爾近京五府之民率先効力濟我時艱民力頓甚朕心不忘天下一統今五年矣雖嘗蠲免四歲稅糧然猶未足以報前勞是用申敕有司其應天太平鎮江寧國廣德五府洪武五年合納秋糧除頑慢刁狡不行蓋倉完備及多科害民糧長本戶秋糧不免外其所管人民秋糧盡行蠲免有司不許徵收於歲朕欲使爾民優游快樂於田里此朕之心也然以國家之大供給之繁有必需而必興者其勢似不容已爾其服勤畎畝以稱朕意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免河南等處租糧雜稅詔

成祖

朕祇承天命統御萬方永維致治之機尤重安民之道悉心康濟夙夜不忘比者營建北京宮殿需材於下國之大事誠非得已軍民趨事赴工盡力不懈眷其勞苦朕甚愍然所司不體朕心之艱難一毫不以上聞督責逋負鞭笞逼迫又甚困乏甚失撫綏之意其河南山東山西軍民衙門自永樂

五年以前遞年拖欠并追賠未完夏稅秋糧鹽糧馬草諸色課程贓罰等項一應係官錢糧物件詔書到日咸與蠲免於戲施政以撫字爲先養民以寬恤爲本覃敷恩惠用慰勤勞故茲詔諭咸使聞知

乞寬免稅糧急救民困以弭災變疏

王守仁

照得正德十四年七月內節據吉安等一十三府所屬廬陵等縣各申爲旱災事開稱本年自三月至於秋七月不雨禾苗未及發生盡行枯死夏稅秋糧無從辦納人民愁歎將及流離申乞轉達寬免等因到臣節差官吏老人踏勘前項地方委自三月以來雨澤不降禾苗枯死續該憲王謀反乘聾鼓亂傳播僞命優免租稅小人惟利是趨洶洶思亂臣因通行告示許以奏聞優免稅糧諭以臣子大義申祖宗休養生息之澤暴憲王誅求無厭之惡由是人心稍稍安集背逆趨順老弱居守丁壯出征團保饋餉邑無遺戶家無遺夫就使雨暘時若江西之民亦已廢耕耘之業事征戰之苦況軍旅旱乾一時併作雖富室大戶不免饑馑下戶小民得無轉死溝壑流散四方乎設或饑寒所迫徵輸所苦人自爲亂將若之何伏乞勅該部暫將正德十四年分稅糧通行優免以救殘傷之民以

防變亂之階并望皇上罷冗員之俸損不急之賞止無名之徵節用省費以足軍國之需天下幸甚
緣由於本年七月三十日具題請旨未奉明降隨蒙大駕親征京邊官軍前後萬數沓至并臨墳城
塞郭百姓戍守鋒鏑之餘未及息肩弛擔又復救死扶傷呻吟奔走以給廝養一應誅求妻孥鬻於
草料骨髓竭於徵輸當是之時鳥驚魚散貧民老弱流離棄委溝壑狡健者逃竄山澤羣聚爲盜獨
遺其稍有家業與良善守死者十之二三又皆顛頓號呼於挺刃捶撻之下郡縣官吏咸赴省城與
兵馬住屯之所奔命聽役不復得親民事上下洶洶如駕漏船於風濤顛沛之中惟懼覆溺之不暇
豈遑復顧其他爲日後之慮憂及稅賦之不免征科之未完乎當是之時雖臣等亦皆奔走道路危
疑倉皇恐不能爲小民請一旦之命豈遑爲歲月之慮憂及賦稅之不免征課之未完而暇爲之復
請乎若是者又數月京邊官軍始將有旅歸之期而戶部歲額之徵已下漕運交兌之文已促督催
之使切責之檄已交馳四集矣流移之民聞官軍之將去稍稍脅息延望歸尋其故業足未入境而
頸已繫於追求者之手矣夫荒旱極矣而又因之以變亂變亂極矣而又加之以師旅師旅極矣而
又竭之以供饋益之以誅求亟之以征斂當是之時有目者不忍睹有耳者不忍聞又從而凌其膏

血有人心者而尙忍爲之乎今遠近軍民號呼匍匐訴告喧騰求朝廷出帑藏以賑濟久而未獲反有追徵之令鬪然興怨謂臣等昔日蠲賦之言爲給已竊相傷嗟謂宸濠叛逆猶知優免租稅以要人心我輩朝廷赤子皆嘗竭骨髓出死力以勤國難今困窮已極獨不蒙少加優恤又從而追征之將何以自全是以令之而益不信撫之而益憤憤諭之而益呶呶甫懷收復之望又爲流徙之圖計窮勢迫匱而爲奸肆而爲寇兩月以來有司之以鼠竊警報者月無虛日無怪也彼無家業衣食之資無父母妻子之戀而又旁有追呼之苦上有捶剝之災自非禮義之士孰肯閉口枵腹坐以待死乎今朝廷亦嘗有寬恤之令矣亦嘗有賑濟之典矣然寬恤賑濟內無帑藏之發外無官府之儲而徒使有司措置措置者豈能神輸而鬼運必將取諸富民今富民則又皆貧民矣削貧以濟貧猶割心臠肉以啖口口未飽而身先斃且又有侵尅之弊又有漁獵之奸民之賴以生者不能什一民之坐而死者常十九矣故寬恤之虛文不若蠲租之實惠賑濟之難及不若免租之易行今不免租稅不息誅求而徒曰寬恤賑濟是奪其口中之食而曰吾將療汝之饑剝其腹腎之肉而曰吾將救汝之死凡有血氣皆將不信之矣夫戶部以國計爲官漕運以轉輸爲任今歲額之催交兌之促皆其

職之使然但民者邦之本邦本一搖雖有粟吾得而食諸伏望皇上軫念地方塗炭之餘小民困苦已極思邦本之當固慮禍變之可憂乞勅該部速將正德十四五年該省錢糧悉行寬免其南昌南康九江等府縣殘破尤甚者重加寬貸使得漸回喘息修復生理非但解江西一省之倒懸臣等無地方變亂之禍得免於誅戮實天下之幸宗社之福也夫免江西一省之糧稅不過四十萬石今吝四十萬石而不肯蠲異時禍變卒起卽出數百萬石既已無救於難矣此其形迹已見事理甚明者臣等上不能會計征歛以足國用下不能建謀設策以濟民窮徒痛哭流涕一言小民疾苦之狀惟陛下速將臣等黜歸田里早賜施行以舒禍變緣係寬免稅糧急救民困以弭災變事理爲此具本請旨

徵收秋糧稽遲待罪疏

前人

據江西布政司呈准布政使陳策等咨照得正德十四年稅糧先准叅議周文光奉戶部勘合派屬徵解隨因聖駕南巡各府州縣官俱集省城聽用前項錢糧不暇追徵正德十五年正月初二日蒙巡按江西監察御史唐龍案驗爲乞救兵燹窮民以固邦本事該巡撫蘇松都御史李充嗣題稱江

西變亂南昌南康九江等府首被燒劫其餘府縣大軍臨省供應浩繁要將該年稅糧盡行停免等
因備行分守南昌五道勘議得南昌府南新一縣被害深重應免糧差三年其餘州縣并瑞州等一
十二府屬縣俱應免糧差二年回報到司卽轉呈本院具題外本年二月內續蒙欽差戶部員外郎
龍誥案驗爲儂運糧儲事備行本司督催該年兌淮錢糧交兌遵依節行催徵聞本年三月初五日
隨准漕運衙門照劄坐到兌軍本色米八萬石折色米三十二萬石改兌米一十七萬石每石連耗
折銀七錢備行作急徵完起運本月二十八日又蒙撫按衙門案驗爲地方極疲速賜恩恤以安邦
本事該南京工科給事中王紀等奏奉欽依自正德十四年以前一應錢糧果係小民拖欠未完的
俱准暫且停徵還著各該官司設法賑濟毋視虛文欽遵通行外又蒙員外郎龍誥案牌將糧里嚴
加杖併急如星火小民紛紛援例赴司告豁呈蒙撫按衙門批行本司給示曉諭納糧人戶先將兌
軍徵解小民方肯完納轉行叅議魏彥昭督運續因本官去任又經呈批叅政邢珣暫管督兌本官
於五月二十日徧歷催儂通將徵完本色米八萬石兌完起運訖其折色銀兩催據廣信等府屬縣
陸續徵解近於十一月十三等日抄奉漕運衙門照劄備行本司將兌運折色銀三十四萬三千兩